

## 九、上帝和科学相一致吗？

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！

——《约伯记》第38章第4节

**按** 照哈佛大学皮尔斯(Benjamin Pierce)教授的说法，“科学和宗教诞生在同一间房子里，这间房子没有分裂成两间，相互争斗。科学和宗教之间现在有明显的冲突，将来还会有。殊不知，这冲突来自我们人类自身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太伟大，而是因为有缺点。”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宗教之间是不可能冲突的，就像两条平行线那样永远不能相交。真理不会自相矛盾。上帝就是真理(约翰福音14章6节)，他是第一位科学家，是“信心的始创成终者”(希伯来书12章2节)。

在整个自然界，如巴兰(Balaam)所预言的，人会自然而然地抑制不住赞叹：“上帝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”(民数记23章23节中)。苍穹赞美造物主的容光，如以色列诗人在《诗篇》第97首第6节中所述：“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”(诗篇19首2节)。虽然人类的科学成就让人震惊，但是有一个更伟大的科学家——上帝——塑造了所有的物质，制定了全部的法则。人再伟大，也不能创造，他们只能使用上帝制造的工具。人只能跟在上帝后边“思索上帝的想法”。他们对上帝的思想了解越多，就越感叹自己有待学习的知识太多。“将事隐秘，乃上帝的荣耀；将事查清，乃君王的荣耀”(箴言25章2节)。

1903年，赖特兄弟(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)成功地将人类第一架飞机飞上蓝天，他俩值得称赞。然而，是上帝设计了空气动力原理，他更值得颂扬。哈维(William Harvey)1628年因发现血液循环受到全世界赞扬，但我们首先要将功劳归于上帝，因为他使血液流动。《诗篇》的作者说：“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”(诗篇139首14节)。以为科学与宗教永远不能一致，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愚蠢。错误地看待科学的上

帝和宗教的上帝，其间会产生——也确实产生了矛盾。但是真理必胜。智慧之果证明了智慧本身。

伪宗教的做法，例如罗马教廷禁止哥白尼的日心说，不公正地对待伽利略，使得一些科学家对宗教产生偏见。伽利略坚定地支持哥白尼在1543年提出的日心说。罗马所谓的“神圣教廷”于1616年颁布法令禁止哥白尼的学说，因为它与天主教所持的宇宙地心学观点相矛盾。伽利略的著作遭禁，其本人也因有“明显的异端邪说之嫌疑”被判处终生监禁，尽管这一判决不久改为在家软禁。<sup>[1]</sup>

反过来，假科学家也疏离了一些宗教人士。无论哪个领域，真理就是真理，虽然真理常常受到偏见和敌意的阻碍。斯帕罗(Sparrow)博士说：“追求真理吧！知识在哪里，你就去哪里；付出代价，不管代价有多大。”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声音承诺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”(约翰福音8章32节)。宗教的真理，就像科学的真理一样，将人从无知、迷信、疾病和黑暗中解救出来。

诚然，并非所有宗教所称的真理都是基督的真理。约翰曾警告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”(约翰一书4章1节)。彼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“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”(彼得后书2章1节)。如果某位宗教人士说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地球，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。上帝说他在“太初”时创造了地球(创世记1章1节)，而这个时间并不确定。

[1]《1997年格罗里埃多媒体大百科全书》(The 1997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)，参见词条“伽利略”(Galileo)和词条“哥白尼”(Copernicus)。

同样,并非所有称为科学真理的东西都是科学。人们发现,有许多并不是科学,不符合实际的知识,只不过是人的想像。自然发生论(Spontaneous generation)曾一度被认为是科学。布莱恩(V. J. O'Brien)是这样概括这个曾经貌似有理的理论的:“青蛙、苍蝇、蚊子源自黏液和泥浆;蜂源自小牛;蝎子源自螃蟹”。如果哪个“开明的”基督徒接受了这种伪科学,不再相信“《圣经中》那过时了创造生命的故事”,那么在今天,我们将如何评价这位基督徒对上帝的忠诚呢?在我们看来,这种人把所谓“公认的科学”当成了上帝。如果基督与这种安排一致,此人就接受基督,反之,他就抛弃基督。一旦“公认的科学”改变了自己的主张,这个不讲忠诚的人将会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!

科学发生了逆转,自然发生论被否定了。科学家承认犯了错误。对有些人来说,如此的改变观点有违他们的希望,但是他们不得不改。赫胥黎说:“生命只能起源于生命的教义,已全线大胜”。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科学的谬误,不是因为《圣经》教导我们一切生命都源自上帝——“我们的生活、动作和存留都在乎他”(使徒行传17章28节),而是因为自然界中有据为证。对于基督徒来说,相信完美的基督——万物的缔造者、我们的亲兄弟,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。即使今天“公认的科学”与基督发生冲突,忠诚的信徒也不会因此动摇。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,但“不论昨天、今天和永远”(希伯来书13章8节),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变。

无神科学家拉普拉斯(Pierre Simon de Laplace)拒绝接受《创世记》中讲述的真理,而以他的“星云创世假说”取而代之。他迷惑了很多人。由于很多科学家亲近的是自然而不是上帝,每天读的是凡俗的书而不是《圣经》,所以这个新学说使他们欣喜不已。不仅天文学受此影响,地质学也以此为不动摇的基础。贺仑(W. W. Hering)说:“一百年来无人对此学说认真提出过质疑”。尽管如此,谦卑的基督信徒也不受干扰,因为他们的信念不“在乎于人的智慧,只在乎神的大能”(哥林多前书2章5节)。

占星术也曾一度被称为“很科学”。各个朝廷都雇有解说天象的人,据张伯伦(Roll T. Chamberlain)所写,在十七世纪西欧的三十年战争(Thirty Years' War)中,帝国军队的陆军元帅波希米亚人华伦斯坦(Albrecht Wallenstein)“十分倚重他的星

象家,与之总是行影不离”。就连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(Johannes Kepler)也用占星术为他算过命。而正如贺仑所指出的,这些占星术显然没能提醒将军说有人要谋杀他。果然,他于1634年在埃加(Eger)遇刺身亡。

人们常常抛弃错误的科学概念,对《圣经》教导的错误理解也应时时去掉。有人以为世界末日会在第一个世纪来到,这是由于他们误以为《新约》作者是这么说的,而并不是《新约》作者说错了。很多人曾经以为,世界将在公元1000年毁灭,他们以为《圣经》会支持这样的说法,但他们很快就承认自己错了。他们没有真正理解《圣经》的教义。在1843年,米勒(William Miller)的信徒们披上了要升天的袍子时,就像有机进化论的信徒一样深信不疑。那些基督复临者(Adventists)曲解了《圣经》,就像进化论者歪曲了自然一样。

科学可以是真的,宗教也可以是真的,然而哪一个更重要呢?科学可以取得巨大成就,但永远不能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。科学是有限的,它只处理自然之事。可人不是动物,自然科学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求。当科学软弱无能时,宗教就像兄长一样眷顾人,满足人的精神需要。宗教起的作用是科学所做不到的。科学很光荣,但宗教更加崇高。我们“垂涎”科学的果实,可还有比这更了不起的。林克(Henry Link)博士说,对科学的误解曾使他一度离开宗教;对科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,他又回归了宗教,愈加明白了宗教的优越性。

尽管自然科学带来了人类巨大的好处,比如寿命更长、生活更舒适、病痛减少、生活中有趣的物品种类繁多、丰富的教育经历,然而证据显示,人们并不因此更加快乐,家庭并不因此更加和睦,政府和政治团体并不因此更加睿智,民族之间也并不因此减少了战争。<sup>[2]</sup>

历经两千年时间,心理学终于发现:幸福感仅来自自我牺牲和自我节制。要拥有朋友,你自己必须先做别人的朋友——这正是耶稣一直嘱咐我们要做的。

[2]Henry C. Link著,《回到宗教》(Return to Religion),美国纽约Macmillan Co. 于1936年出版,第14-15页。

-----  
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© 2004 by Truth For Today Publications.